

## 第二章王若虛的時代背景及其生平著作

### 第一節 時代背景

金代文學的分期，是文學史論述的常規內容，吳梅、鄭振鐸、游國恩、周惠泉等學者基本上參考元好問和清人的論述，將之分爲初、中、晚三個時期。具體說來，金代初期（1115—1160），從金朝建國到海陵王末年，是所謂「借才異代」時期；金代中期（1161—1213），從金世宗初年到衛紹王末年，主要是世宗、章宗兩朝，又稱「大定、明昌時期」；金代後期（1214—1234），從金室南渡到金代滅亡。各家對各期文學發展作了相應的概括，如周惠泉指出：初期作家大多由北宋仕金，作品常常飽含著去國懷鄉的思想感情，往往具有震人心魄的藝術力量；中期作家則以昂揚的格調、閒適的情趣見長取勝，表現了由動亂趨向復興的社會現實，從而把金代文學推進到新的境界；後期作家多抒寫戰亂之苦、亡國之痛，表現了鼎革易代之際的社會巨變。少數人與通行的分法略有不同，其中張晶在《遼金詩史》中在三分法的基礎上，將金亡前後元好問及其他遺民詩人的創作視爲昇華期，詹杭倫《金代文學思想史》則將金代文學的發展分爲五個時期。<sup>1</sup>

大定、明昌時期是金源文化最爲繁榮興盛的高峰期。世宗偃武修文，提倡文治，重視典章禮樂方面的建設，同時也相當看重文學藝術等審美文化。時常命群臣賦詩，引起社會上對詩賦創作的普遍重視。其後的章宗在崇尚文治的道路上走得更遠。進一步完善典章禮樂、科學取士，使金源文化的發展達到了項峰。尤其是對詩賦藝術等審美文化，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提倡。而且，章宗特別喜愛文辭華美的篇什，他本人「天資聰悟，詩詞多有可稱者」。<sup>2</sup>章宗在位二十年，承世

<sup>1</sup> 胡傳志撰〈金代文學研究百年回顧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，頁 28，1997 年，第二期。

<sup>2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 1，頁 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章宗天資聰悟，詩詞多有可稱者。《宮中絕句》云：「五雲金碧拱朝霞，樓閣崢嶸帝子家。三十六宮簾盡卷，東風無處不揚花。」真帝王詩也。《翰林待製朱瀾侍夜飲詩》云：「夜飲何所樂，所樂無喧嘩。三杯淡醞醪，一曲冷琵琶。坐久香成穗，夜深燈欲花。陶陶復陶陶，醉鄉豈有涯？」《聚骨扇》詞云：「幾股湘江龍骨瘦，巧樣翻騰，疊作湘波皺。金縷小鈿花草鬪，翠條更結同心扣。金殿日長承宴久，招來暫喜清風透。忽聽傳宣須急奏，輕輕褪入香羅袖。」又擊橙爲《軟金盃詞》云：「風流紫府郎，痛飲烏紗岸。柔軟九回腸，冷怯玻璃盃。纖纖白玉蔥，分破黃

宗治平日久，宇內小康，乃正禮樂，修刑法，定官制，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。<sup>3</sup>，有數首作品傳世，其詩即以文辭優美典麗著稱。章宗對有「文采學問」的臣下十分欣賞獎拔。金人劉祁評價章宗朝政治時說：「章宗聰慧，有父風，屬文為學，崇尚儒雅。故一時名士輩出，大臣執政，多有文采學問可取，能吏直臣皆得顯用，政令修舉，文治燦然，金朝之盛極矣，然學止於詞章，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民之道，以圖基祚久長。」<sup>4</sup>指出了章宗對於詩賦美文的高度重視，同時也看到了章宗對文采辭華過分強調帶來的弊病。所謂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」，因此，在章宗朝形成了一種尖新浮豔的詩文創作風氣。

綜觀整個金代文學，尤其是詩學，幾乎全然是宋代詩學的餘緒。金詩壇既是宋代詩學的延續，自然深深的了解「宋人生唐后，開闢真難為」<sup>5</sup>的困境，所以大凡唐人已說的，宋人不再說；唐人未說的，他們要說，他們苦心思索，極力發揮，以與唐人抗衡。影響所及，故詩作不免重雕琢，涉理路，長於議論，宋代詩話之興，廣見於各家文集的零章片牘及筆記語錄中，足以為佐證。至若酬唱贈答，往返次韻，也是宋詩的特色之一，其中成就最大的，無疑非蘇、黃莫屬，蘇才勝於黃，主自然妙悟；黃尚工力，重詩之律法，二人藝術風格及創作個性，有極大的差異，甚至由於各自的影響，而形成詩派的對立，這種情形在宋代已初露端倪，如江西詩派宗法山谷，而無取於東坡，即是一例。

演變至金朝，金代詩人或宗蘇、或宗黃，這正是宋代蘇黃兩派分道揚鑣的持續。金末文壇兩派在創作風格上存在著平易中和與峭健奇險之別。其中早期壁壘分明的如趙秉文與李之純的對立，趙秉文論詩主平實自然，並有「金源一代一坡仙」之譽<sup>6</sup>，可見其有得於東坡之深；趙秉文說：「文以意為主，辭以達意而已。古之人不尚虛飾，因事遣辭，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……亡宋百餘年間，唯歐陽公

---

金彈。借得洞庭春，飛上桃花面。」嘗為《鐵券行》數十韻，筆力甚雄。又有〈送張建致仕歸〉、〈吊王庭筠下世詩〉，具載《飛龍記》中。

<sup>3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本紀第十二，章宗四，頁 28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。

<sup>4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 12，104 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5</sup> 「唐宋皆偉人，各成一代詩。變出不得已，運會實迫之。格調苟延襲，焉用雷同詞。宋人生唐後，開闢真難為。一代只數人，餘子故多疵。敦厚旨則同，忠孝無改移。元明不能變，非僅氣力衰。能事有止境，極詣難角奇。奈何愚賤子，唐宋分藩籬。……」見清·蔣士銓撰《忠雅堂文集》卷十三〈辯詩〉，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彙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1436 冊，頁 651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 3 月。

<sup>6</sup> 「金源一代一坡仙，金鑾玉堂三十年。泰山北斗斯文權，道有師法學有淵。」見元·郝經《陵川集》卷十〈題閒閒畫像〉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頁 19-20。

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，而有從容閒雅之態，豐而不餘一言，約而不失一辭，使人讀之者疊疊不厭，蓋非務奇之為尚，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。」<sup>7</sup>他讚賞歐陽修的文風，不滿「尖新艱險之語」，尤其反對「務奇之為尚」，這一鮮明態度顯然針對李純甫等人有感而發。王若虛與之相似，一再重申「文以意為主」，他說：「文豈有定法哉？意所至則為之，題意適然，殊無害也。」<sup>8</sup>又說：「凡為文章，須是典實過於浮華，平易多於奇險，始為知本末。世之作者，往往致力於其末，而終身不返，其顛倒亦甚矣。」<sup>9</sup>由此，他特別推崇白居易，說：「樂天之詩，坦白平易，直以寫自然之趣，合乎天意，厭乎人造，而不為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。」<sup>10</sup>他還感歎詭異之作盛行不衰：「嗚呼，世之末作，方日趨於詭異，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，其為弊何所不至哉！」<sup>11</sup>所謂「浮華」「奇險」「奇詭」「議者」云云，矛頭所指也是李純甫、雷淵等人。

李之純則「教后學為文欲自成一家，每曰：當別轉一路，勿隨人腳跟！故多喜奇怪。」<sup>12</sup>其創作主張全然自黃庭堅「聽它下虎口著，我不為牛後人」<sup>13</sup>所出。因而李評趙云：「才甚高，氣象甚雄，然不免有失枝墮節處，蓋學東坡而不成者。」趙評李亦云：「之純文字止一體，詩只一向去也。」<sup>14</sup>其互為不滿，正表現了主張的不同。其後，王若虛與雷希顏之爭又繼之而起，若虛認為「千古以來，惟推東坡為第一」<sup>15</sup>；雷希顏則「論文尚簡古，全法退之，詩亦喜韓，兼好黃魯直新巧。」<sup>16</sup>更明確地各奉蘇、黃為宗主，且相互間的攻訐亦更形尖銳。

在這兩派的衝突愈形激化之際，值得注意的是其「宗杜」的共同點卻是全然一致的，杜詩在北宋初年猶未見貴，到了北宋中世始受世人的推重。蔡寬夫詩

<sup>7</sup> 金·趙秉文《閑閑老人滄水文集》，卷十五〈竹溪先生文集引〉，頁 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 年。

<sup>8</sup> 「荆公謂東坡《醉白堂記》為韓白優劣論，蓋以擬倫之語差多，故戲云爾。而後人遂為口實。夫文豈有定法哉？意所至而為之。題意適然，殊無害也。」《滄南遺老集》卷三十六《文辨》，頁 414。

<sup>9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三十七《文辨》，頁 427。

<sup>10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四十三《高思誠詠白堂記》，頁 523-524。

<sup>11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四十《詩話》，頁 481。

<sup>12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13</sup> 原詩為「妙在和光同塵，事須鉤深入神。聽他下虎口著，我不為牛後人。」宋·黃庭堅《山谷集》卷十二〈贈高子勉〉詩四首之三，頁 6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
<sup>14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15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16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話云：「三十年來學詩者，非子美不道，雖武夫女子，皆知異之。李太白而下，殆莫與抗，文章隱顯，固自有時哉。」<sup>17</sup>王若虛生於金朝中葉，正值南宋江西詩派鼎盛之時，北人多襲江西餘風，若虛卻與南人嚴羽相同，極力反對江西詩派，其論說周密詳贍，見地獨到，足以折服江西社人。

---

<sup>17</sup> 許總《杜詩學發微》引，頁 113，南京出版社，1989 年。

## 第二節 生平

一般而言，有關王若虛的傳記資料來源有五：一.脫脫《金史·王若虛本傳》<sup>18</sup>、二.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<sup>19</sup>、三.金·元好問《中州集作家小傳》卷六〈王內翰若虛〉<sup>20</sup>、四.元好問《遺山集》卷一九〈內翰王公墓表〉<sup>21</sup>、五.劉祁《歸潛志》<sup>22</sup>，以下即以這些資料加以整理，說明王若虛之生平梗概。

王若虛（西元 1174—1243 年），字從之，號慵夫、滹南遺老，藁城人，屬河北省，生於金朝世宗大定年間，是金代中後期的著名文學家。據《金史》記載：「王若虛字從之，藁城人也。幼穎悟，若夙昔在文字間者。」<sup>23</sup>《元好問全集》卷一九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：「自先世以農為業。考諱靖，贈朝散大夫。妣石氏，太原縣太君。……娶某郡趙氏，封太原郡夫人。子男一人，即恕也。女一人，嫁為士人妻。」<sup>24</sup>在金朝大定年間（1168—1188 年），金朝與南宋的關係緩和，北方生產也獲得相當的發展，金朝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，這為一些文人學士進行文學創作活動，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環境。王若虛出生在在這樣一個時代裏，從小有機會潛心于文章學術，為他後來的文學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。

王若虛少年時就聰明過人，受業于周昂和劉中兩人。周昂，真定人、是王若虛的舅父，學杜甫，以詩見長，金邊塞詩人，劉中則長於古文，他們都給王若虛以很深的影響。周昂一生所作的詩收入《常山集》，但因戰亂而散失，王若虛竟然背誦出其中三百餘首，使《常山集》重見天日，流傳於世。《中州集》卷六，王若虛小傳：「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，得其論議為多。博學強記，誦古詩

<sup>18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 126，列傳第 64，藝文下，頁 2737-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 年。

<sup>19</sup> 金·王若虛著，胡傳志、李定乾校注《滹南遺老集》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 年。

<sup>20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 725-7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21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 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22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<sup>23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 126，列傳第 64，藝文下，頁 273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 年。

<sup>24</sup> 元好問《遺山集》卷十九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頁 3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。

至萬餘首，他文稱是。」<sup>25</sup>王若虛善持論，連善辯的李純甫都不是他的對手。《中州集》卷六，王若虛小傳：「李屏山（純甫）杯酒間談辯鋒起，時人莫能抗，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，使噤不得語。其為名流所推服類此。」<sup>26</sup>

《金史》：「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調鄜州錄事，歷管城、門山二縣令，皆有惠政，秩滿，老幼攀送，數日乃得行。」<sup>27</sup>金章宗承安二年（1197年），中經義進士，這說明王若虛對經典義理的研究造詣極深。調鄜州（治今陝西富縣）任錄事（主管文書簿籍），後又歷任管城（今河南新鄭縣）、門山（今陝西宜川縣）兩縣縣令。《金史》記載，他在兩地「皆有惠政」，當任職期滿離去時，老幼鄉民攀轅歡送，過數日才得成行。在這以後，王若虛又任國史編修官。《金史》：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，遷應奉翰林文字。奉使夏國，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，留為著作佐郎。」<sup>28</sup>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，改任應奉翰林文字，又奉命出使西夏國，回來後授泗州（治今江蘇盱眙縣西北）軍州事，後又入朝任著作郎。

《大金國志》卷二九《文學翰苑下·王若虛》：「若虛少負海內重名，而不立崖岸，滑稽多智，而更雅重自持，誠可為一時名流矣。」<sup>29</sup>《歸潛志》卷九：「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，然喜於狎笑，酒間風味不淺。」<sup>30</sup>金·元好問編《中州集》卷六王若虛小傳：「從之天資樂易，負海內重名，而不立崖岸，雖小書生登其門，亦折行輩交之。滑稽多智，而以雅重自持，謀事詳審，出人意表。人謂從之于中外繁劇，無不堪任，直以投閑置散，故百不一試耳。自從之沒，經學、史學、文章、人物，公論遂絕。不知承平百年之后，當復有斯人也不？」<sup>31</sup>

《遺山集》卷一九《內翰王公墓表》：「典貢舉二十年，門生半天下，而不立崖

<sup>25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王若虛小傳〉，頁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26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王若虛小傳〉，頁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27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28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29</sup> 宋·宇文懋昭《大金國志》卷二九，〈文學翰苑下·王若虛〉，頁1，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。

<sup>30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頁7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31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王若虛小傳〉，頁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岸，雖小書生登其門，亦殷重之。滑稽無窮，談笑尤有味，而以雅重自持。朋會間，春風和氣，周浹四坐，使人愛之而不忘也。自公歿，文章人物，公論遂絕。」<sup>32</sup>他為當時文壇盟主近三十年，對後進學子從不惜指點教誨。曾為《滹南遺老集》第一版寫引言的王鶚說：「然愛予最深，誨予最切，愈久愈親者，滹南先生一人而已。」<sup>33</sup>不難看出他的師者風範。

1213年金宣宗即位，此時，金朝國勢走向衰落，北邊蒙古騎兵頻頻南侵，金兵節節敗退，金中都數次被圍困。金宣宗自量已不能久守，於貞佑三年（1215年）南遷於汴（今河南開封）。《金史》：「正大初，《宣宗實錄》成，遷平涼府判官。未幾，召為左司諫，後轉延州刺史，入為直學士。」<sup>34</sup>到金哀宗正大元年（1224年），王若虛修成《宣宗實錄》，又出為平涼府（今甘肅平涼市）判官，不久又召回朝，為左司諫，後轉延州（今陝西延安市）刺史，不久入為直學士（皇帝侍從，備應對）。《金史》：「天興元年，哀宗走歸德。明年春，崔立變。群小附和，請為立建功德碑，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。」<sup>35</sup>。在蒙古大軍的淩厲攻勢下，天興二年（1233年），金哀宗出奔歸德，後又走蔡州，為金王朝的最後退路。後來京城開封發生變亂，安軍都衛、西面元帥崔立謀變，自命馬軍都元帥、尚書令（丞相），欲立梁王監國。尚書省翟奕命王若虛為崔立寫功德碑。《金史》：「若虛自分必死，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：『今召我作碑，不從則死。作之則名節掃地，不若死之為愈。雖然，我姑以理論之。』」<sup>36</sup>王若虛對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說：「今召我作碑，不從則死，作碑則名節掃地，不若死之為好。」又，《金史》說：「乃謂奕輩曰：『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。』奕輩怒曰：『丞相以京城降，活生靈百萬，非功德乎？』」<sup>37</sup>於是，

<sup>32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十九，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頁725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33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，〈滹南遺老集引〉，頁3。

<sup>34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35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36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37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王若虛問翟奕：崔立的功德當指何事？翟奕大怒說：丞相以京城降服，使百萬生靈得免於死，這不是功德嗎？《金史》又曰：「學士代王言，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。且丞相既以城降，則朝官皆出其門，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。」<sup>38</sup> 王若虛接著說：如果丞相降敵，朝臣都要隨之出門迎降，自古以來，哪有門下人為主帥頌揚功德可取信於後世的！《金史》：「奕輩不能奪，乃召太學士劉祁、麻革輩赴省，好問、張信之喻以立碑事。」<sup>39</sup> 翟奕無可奈何，只得讓元好問草定。《金史》又曰：「數日，促迫不已，祁即為草定，以付好問。好問意未愜，乃自為之，既成以示若虛，乃共刪定數字，然止直敘其事而已。」<sup>40</sup> 元好問寫成後，與王若虛共同刪定，全文只直敘其事，客觀記述而不加褒貶。後來，因元兵突然攻下開封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金哀宗天興三年（1234年）正月，蒙古兵攻下蔡州，哀宗在幽蘭軒自縊而死，金朝遂亡。王若虛微服北歸，住在鎮陽（今正定），居鄉里十餘年，生活清貧，卻怡然自得，這樣的生活，一過將近十年。《金史》：「金亡，微服北歸鎮陽，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，至黃峴峰，憩萃美亭，顧謂同游曰：『汨沒塵土中一生，不意晚年乃造仙府，誠得終老此山，志願畢矣。』乃令子忠先歸，遣子恕前行視夷險，因垂足坐大石上，良久瞑目而逝，年七十。所著文章號《慵夫集》若干卷，《滹南遺老》若干卷，傳於世。」<sup>41</sup> 1243年的一日，王若虛與好友劉郁及兒子東游泰山，來到黃峴峰，小憩於萃美亭，對同遊者說：我一生不大得意，若能終老於此山也就如願了。他讓同來的兒子先走了，自己垂足坐在大石上，良久瞑目而卒，享年七十歲。

他所著文集《慵夫集》，今已失傳，另有《滹南遺老集》四十五卷傳於後，部分詩作還載於元好問的《中州集》。《滹南遺老集》收〈五經辨惑〉、〈文辨〉

<sup>38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39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40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<sup>41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126，列傳第64，藝文下，頁273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


等三十七卷，〈詩話〉三卷，〈雜文〉五卷，另附有〈續集〉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評王若虛，「金元之間學有根柢者，實無人出若虛右」。<sup>42</sup>王若虛最突出的個性是他那獨步一時、明斷是非的辯才。在《滹南遺老集》四十六卷中，共有三十七卷篇目名稱冠以「辨」字，他自稱「平生頗好議論」<sup>43</sup>，王若虛爲什麼如此好辯？除個人興趣之外，胡傳志在〈金代文學總論〉一文中曾提及：其重要原因是金末談辯之風盛行金末，談辯之風大盛，善於談辯的人比比皆是，只要瀏覽一下《歸潛志》、《中州集》等書，就可以發現大量記載。<sup>44</sup>

《元好問全集》卷十七〈閑閑公墓銘〉寫趙秉文「文出於義理之學，故長於辨析。」<sup>45</sup>；《歸潛志》卷一寫李純甫「每酒酣，歷歷論天下事，或談儒釋異同，雖環而攻之，莫能屈。」<sup>46</sup>；《中州集》卷四也記載他「眼花耳熱，復人有發其端者，隨問隨答，初不置慮。漫者知所以統，窒者知所以通，傾河瀉江，無有窮時。」<sup>47</sup>《中州集》卷六說王渥「博通經史，有文采，善談論。」<sup>48</sup>；《歸潛志》卷二說他「性明俊不羈，博學，無所不通。長於談論，使人聽之忘倦。」<sup>49</sup>《歸潛志》卷一記載雷淵「酒間論事，口吃而甚辯，出奇無窮，此真豪士也。」<sup>50</sup>《歸潛志》卷二說李獻能「善談論，每敷說今古，聲鏗亮可聽。」<sup>51</sup>《歸潛志》卷三說雷瑄「為人議論刻深，然於文字甚工細。每酒酣，談說今古莫能窮。」

<sup>42</sup> 清·紀昀、永瑤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一百六十六，頁6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
<sup>43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，〈滹南遺老集引〉，頁4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。

<sup>44</sup> 胡傳志《金代文學研究》，255頁，台北，學海出版社，2002年。

<sup>45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十七，〈閑閑公墓銘〉，頁68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46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一，頁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47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五，〈屏山李先生純甫小傳〉，頁1316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48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王右司渥小傳〉，頁1334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49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二，頁1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50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一，頁6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51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二，頁1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52</sup> 王若虛〈林下四友贊〉提到王若虛和王權初鄉相識「始識士衡於稠人間，言論慷慨，遂如平生。」<sup>53</sup>

談辯之風激活和強化了王若虛的辯才，其議論本領得到文壇領袖趙秉文等人的一致推許，《歸潛志》卷八稱趙秉文「議論經學許王從之，散文許李之純、雷希顏，詩頗許麻知幾、元裕之。」<sup>54</sup>他口才極佳，類似於東方朔，〈墓表〉銘辭曰：「挾東方之雄，而不辭誇。」<sup>55</sup>甚至連能言善辯的李純甫也不是其對手，「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，杯酒淋漓，談辭鋒起，公能三數語窒之，唯有嘆服而已。」<sup>56</sup>不僅如此，他還「公於鑒裁，為海內稱首」<sup>57</sup>。每當大臣們爭論不休、莫衷一是時，他都能從容決斷，主持公論，令各方信服。他去世後，元好問感慨地說：「經學史學，文章人物，公論遂絕。」<sup>58</sup>

在此除了論述王若虛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生平之外，再將其個人及重要師友的生平大事，參考林明德〈元好問年譜〉<sup>59</sup>、王慶生《金代文學家年譜》<sup>60</sup>、舒大綱〈王若虛年譜〉<sup>61</sup>，依年代先後編年製成〈王若虛及其交遊文學編年史〉，將金代後期文壇與王若虛有關的重要事件予以表列，俾使金代後期文人們的互動更見清晰。（詳見附錄一）

<sup>52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三，頁 1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<sup>53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四十五《林下四友贊》，頁 544 版。

<sup>54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八，頁 66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<sup>55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十九，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頁 7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56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十九，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頁 728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57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馮璧小傳〉，頁 1328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58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，〈王若虛小傳〉，頁 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59</sup> 林明德〈元好問年譜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》，頁 1499-151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<sup>60</sup> 王慶生《金代文學家年譜》，2005 年 3 月，南京，鳳凰出版社。

<sup>61</sup> 舒大綱〈王若虛年譜〉，收於《宋代文化研究（第五輯）》，1995 年 10 月，成都，巴蜀書社。

## 第三節 師承及交遊

### 壹、師承

若虛先後曾奉二人爲師，一爲其舅周昂，教督周至，盡傳所學，若虛深得其論議之真髓，及官四方，周昂又託付名士劉中，此二子學問道德名冠一時，深受士林推崇，若虛受其影響之深，自不待言，現分別將二人考述如后：

#### 一、周昂

周昂（？—1211）<sup>62</sup>，字德卿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。他 21 歲中進士，時爲大定初年。歷任南和簿、良鄉令、監察御史等職。周昂在當時文壇上聲譽甚隆，「昂孝友，喜名節，學術醇正，文筆高雅，諸儒皆師尊之」<sup>63</sup>。他後因路鐸被貶，周昂「送以詩，語涉謗訕，坐停銓，」<sup>64</sup>謫東海上十餘年。「久之，起爲隆州都軍，以邊功復召爲三司官」<sup>65</sup>。他不願出佐三司，自請從宗室完顏承裕軍。大安三年（1211 年）承裕軍被蒙古軍擊潰，周昂與其侄周嗣明同死於難。

若虛自幼即受業於其舅德卿，《中州集》裡說「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，得其論議最多。」<sup>66</sup>〈內翰王公墓表〉裡也曾提到他們的關係：「自齠髻間，識

<sup>62</sup> 關於周昂的生年，諸本均作不詳，然可根據其進士及第的時間大致推算而出。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卷四〈周昂小傳〉中記載：「大定祿第進士，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。德卿年二十一擢第。」查《金史·選舉志》載：「大定四年，敕宰臣，進士文優則取，勿限人數。」世宗在大定初年只有這次進士錄取的敕命。可知大定初年進士開科是在大定四年（1164）左右。以周昂二十歲進士及第可推知其生年大致應在 1144 年（即海陵王皇統四年）前後。據胡傳志李定乾校注周昂（1162-1211），字德卿，真定人。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進士，調南和簿、良鄉令，入爲尚書省令史，歷任監察御史、戶部員外郎等職，大安二年（1210）隨完顏承裕抵抗蒙古入侵，兵敗自縊。有《常山集》，已佚。《中州集》卷三、《金史》卷一二六有傳。王慶生《金代文學家年譜》有其年譜。

<sup>63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 126，列傳第 64，藝文下，頁 2730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 年。

<sup>64</sup> 元·脫脫《金史》卷 100，列傳第 38，頁 2205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 年。〈路鐸本傳〉：路鐸，字宣叔，金代中期詩人。明昌三年，爲左三部司正，遷右拾遺，以正直敢言著稱。承安二年（1197）授翰林修撰。因彈劾宰相胥持國而被貶，出爲景州刺史。周昂在此時作《送路鐸外補》詩，坐譏諷而遭貶。

<sup>65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四〈周昂小傳〉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，頁 1310。

<sup>66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〈王若虛小傳〉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，頁 1329。

公為偉器，教督周至，盡傳所學，及官四方，又託之名士劉正甫，使卒業焉。」

67

今觀若虛《滄南詩話》中，經常稱「吾舅周君嘗云」，可見影響之深，周昂有明確的詩歌創作觀，首先是「以意為主」，《中州集》裡記載：「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，得其論議最多。」<sup>68</sup>《金史·文藝傳》中也載有他們師傳的話：「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，昂教之曰：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，可以驚四筵，而不可以適獨坐；可以取口稱，而不可以得首肯。又云：文章以意為主，以言語為役，主強而役弱，則無令不從，今人往往驕其所役，至跋扈難制；甚者反役為主，雖極辭語之工，而豈文之正哉？」<sup>69</sup>

從「以意為主」的詩學觀念出發，周昂提出了「就拙為巧」的創作思想，「以巧為巧，其巧不足。巧拙相濟，則使人不厭。唯巧者，乃能就拙為巧。所謂遊戲者，一文一質，道之中也。雕琢太甚，則傷其全。經營過深，則失其本。」<sup>70</sup>周昂在前代詩人中最為推崇杜甫，周昂、王若虛對杜甫的推崇，首在於詩人那種憂國憂民的淳儒襟懷。王若虛回憶道：「史舜元（史肅，金代詩人）作吾舅詩集序，以為有老杜句法，蓋得之矣；而復云『由山谷入』，則恐不然。吾舅兒時便學工部，而終身不喜山谷也。若虛乘間問之，則曰：魯直雄豪奇險，善為新樣，固有過人者；然於少陵初無關涉，前輩以為得法者，皆未能深見耳。」<sup>71</sup>周昂一向不喜山谷詩風，認為他雖然以學杜相號召，且多有過人之處，但卻與老杜詩風並不搭界。這裡有王若虛的觀點在其中，但又是深合周昂詩學思想的實際的。周昂的〈讀陳後山詩〉可作為有力佐證：「子美神功接混茫，人間無路可升堂。一斑管

<sup>67</sup> 元好問《遺山集》卷19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727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68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六〈王若虛小傳〉，頁13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69</sup> 《金史》卷126〈周昂傳〉，頁1227，藝文印書館本。

<sup>70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38〈詩話.上〉，頁437。

<sup>71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38〈詩話.上〉，頁437。

內時時見，賺得陳郎兩鬢蒼。」<sup>72</sup>周昂認為杜詩的藝術個性是十分特出的，這正是大詩人的標誌，別人是難以亂真的。王若虛曾說：「吾舅自幼為詩，便祖工部，其教人亦必先此。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，則頻蹙曰：『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，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，然諦視之，未有不差殊者。詩至少陵，他人豈得而亂之哉！』」<sup>73</sup>周昂平生為詩，宗祖工部，而終身不喜山谷，其教人為詩也是如此，王若虛受其影響甚深。

## 二、劉中

劉中，字正夫，漁陽（今河北薊縣）人。若虛曾受業門下，《中州集》引〈屏山故人外傳〉云：

正夫為人短小精悍，滑稽玩世，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，詩清便可喜，賦甚得《楚辭》句法，尤長於古文，典雅雄放，有韓柳氣象。教授弟子，王若虛、高法颺、張履、張云卿、皆擢高第，學古文者翕然宗之曰：劉先生。以省掾從軍南下，改授應奉翰林文字，為主師所重，常預祕謀，書檄露布，皆出其手，軍還，授右司都事，將大用矣，會卒。有文集藏於家。周德卿嘗謂：正夫可敬，從之可愛，之純可畏，皆人豪也。<sup>74</sup>

明確指出王若虛和劉中的師生關係，但史上關於劉中對王若虛的影響並沒有加以記載說明，因此無法進一步論述。

## 貳、交遊

### 一、王若虛所交往的文士

#### （一）王庭筠

<sup>72</sup> 清·郭元鈺輯《全金詩增補中州集》，卷21，頁321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
<sup>73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38〈詩話上〉，頁435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<sup>74</sup> 元好問《中州集作家小傳》，卷4〈劉左司中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1313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王庭筠，字子端，號黃華，熊岳人，生於西元 1156 年，卒於 1202 年，享年 47 歲，生平見元遺山〈王黃華墓碑〉，及《中州集·王庭筠小傳》，《金史》百廿六卷〈列傳〉六十四，《歸潛志》：趙閑閑於前輩中，文則推黨世傑懷英、蔡正甫圭，詩則最稱趙文孺澗、尹無忌拓。嘗云：「王子端才固高，然太為名所使。每出一聯一篇，必要使人皆稱之，故止是尖新。其曰『近來陡覺無佳思，縱有詩成似樂天。』不免為物議也。」李屏山於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。嘗曰：「東坡變而山谷，山谷變而黃華，人難及也。」<sup>75</sup>若虛有〈王子端云近來徒覺無為佳思，縱有詩成似樂天，其小樂天甚矣，予亦嘗和為四絕〉詩酬之<sup>76</sup>，除此之外史上對於他們兩人的互動並無特別記載，因此無法窺見其全貌。

## （二）趙秉文

趙秉文，字周臣，自號閑閑，滏陽人，為金朝中葉文學泰斗，主文盟幾 30 年，若虛與之游，生平見《遺山集》卷十七〈閑閑公墓銘〉、《中州集·禮部閑閑趙公秉文小傳》，及《歸潛志》卷一〈趙秉文小傳〉、《金史》卷百十〈列傳〉四十八。若虛作〈《揚子法言微旨》序〉<sup>77</sup>，讚歎趙氏之學，并書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，乃作絕句以獻，復為解之二首，且若虛之文學觀受趙秉文之影響不淺。趙秉文《滏水集》〈故葉令劉君遺愛碑〉云：「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……。」若虛入翰林院，與趙秉文共居冷局，文往必密，趙氏生於西元 1159 年，卒於西元 1232 年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趙秉文說：「文以意為主，辭以達意而已。古之人不尚虛飾，因事遣辭，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……亡宋百餘年間，唯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，而有從容閒雅之態，豐而不餘一言，約而不失一辭，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，蓋非務奇之

<sup>75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十，頁 91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<sup>76</sup> 滏南遺老集卷 45，〈王子端云近來徒覺無為佳思，縱有詩成似樂天，其小樂天甚矣，予亦嘗和為四絕〉，頁 552-553。

<sup>77</sup> 《滏南遺老集》卷 44，〈《揚子法言微旨》序〉，頁 534-535。按：《揚子法言微旨》，趙秉文著。《閑閑老人滏水文集》卷 15 有《法言微旨引》全文。

為尚，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。」<sup>78</sup>在文學創作上，趙秉文主張「文以意為主，辭以達意」，亦即內容重於形式。他強調詩文應是「吾心」的自然流露，不尚虛飾，因事遣詞，隨物賦形。文章的形式雖然千變萬化，但它的本質是真誠，它的表現是詞達理順而已。他稱讚歐陽修的文章平易、簡約、曉暢，主張不尚奇、不為尖新艱險之語。王若虛曾說：「吾舅嘗論詩云：『文章以意為主，字語為之役亂主強而役弱，則無使不從。世人往往驕其所役。至跋扈難制，甚者反役其主』可謂深中其病矣。」<sup>79</sup>其中：「文章以意為主」與趙秉文的「主意」重「誠」之說同出一轍。

### （三）李純甫

李純甫，字之純，號屏山，宏州襄陰縣人，與若虛同登進士第，生平見《中州集》卷四，《歸潛志》卷一，及《金史》百廿六卷〈列傳〉六十四，按《歸潛志》云卒於正大末（1230年左右），享年四十七歲。王若虛與李純甫私交甚厚，王若虛有〈憶之純〉三首、〈復寄〉二首，可見他們相當投緣。但是，他們在思想上存在著很大分歧，王若虛以儒家思想為本位，「慕樂天之高，而不逃禪」<sup>80</sup>，所以，致力於儒家經典的辯釋，而李純甫卻以佛教思想為歸宿，故重在辨明儒佛異同，其《鳴道集說》、《司馬溫公不喜佛辨》、《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辨》等都是此類論著。是南渡「宦途俱蹭蹬」命運，常在一起飲酒賦詩，談藝論文，時而紛爭不讓，而友情摯深。李純甫《西巖集·序》：

人心不同如面，其心之聲發而為言，言中理謂之文，文而有節為之詩。然則詩者，文之變也，豈有定體哉？故《三百篇》什無定章，章無定句，句無定字，字無定音，大小長短，險易輕重，惟意所適。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，與聖賢相雜而無愧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，何後世議論之不公邪！齊梁以降，病以聲律，

<sup>78</sup> 金·趙秉文《閑閑老人滏水文集》，卷十五〈竹溪先生文集引〉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。

<sup>79</sup> 《滏南詩話》卷上，頁437。

<sup>80</sup> 元好問《遺山集》卷十九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729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類俳優然，沈宋而下，裁其句讀，又俚俗之甚者，自謂靈均以來，此秘未睹，此可笑者一也。李義山喜用僻事，下奇字，晚唐人多效之，號西崑體，殊無典雅渾厚之氣，反詈杜少陵為村夫子，此可笑者二也。黃魯直天資峭拔，擺出翰墨蹊徑，以俗為雅，以故為新，不犯正位，如參禪著末後句為具眼，江西諸君子，翕然推重，別為一派，高者雕鐫尖刻，下者模影剽竄，公言韓退之以文為詩，如教坊雷大使舞，又云學退之不至，則一白樂天耳，此可笑者三也。嗟乎，此說既行，天下寧復有詩邪？<sup>81</sup>

李純甫認為詩歌是「心聲」的率真流露，主張文學貴真。他還以《詩三百》的「什無定章，章無定句，句無定字，字無定音」為根據，強調「文無定體」，「唯意所適」。他對齊、梁以降出現的追求作品外形與聲律之美的豔麗詩風深表不滿，指摘它們是「類俳優然」，他仰慕黃庭堅的「天資峭拔」，更欣賞黃氏在詩歌創作上善於「以俗為雅，以故為新」的本領。但他對於江西詩派雕鐫尖刻，模影剽竄的風氣，則頗有微詞。在「以意為主」的命題上，他主張「惟意所適」與王若虛的觀點並沒有什麼分歧，但他所說的「意」並非一般的平和之意，而是偏向於「悲憤感激」之意。由於他中年功名受挫，遂縱酒自放，「惟以文酒為事，嘯歌袒裼，出禮法外」<sup>82</sup>，常借縱橫跌宕的詩歌來抒寫他那塊壘不平之氣，因此，他的「惟意所適」趨向於奇險峭健，正如劉祁所說，「多喜奇怪」。李純甫有「黃山谷第二」之稱，詩風「奇險」，強調在技法上創新，言人之所未言，故時時出語奇詭怪異，或豪放雄奇，或疊用典事，王若虛在批評李純甫時稱：「之純雖才高，好作險句怪語，無意味。」<sup>83</sup>《中州集》稱「（若虛）善持論，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，杯酒淋漓，談辭鋒起，公（若虛）能以三數語窒之，唯有嘆服而已。」<sup>84</sup>在「復之純交說並序」文中，亦可見二人針鋒相對之處：「顧嘗憂我，今為子憂，蓋將

<sup>81</sup> 《中州集作家小傳》卷二，〈劉西巖汲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1297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82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一，頁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。

<sup>83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6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。

<sup>84</sup> 元好問《遺山集》卷十九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收於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頁728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

持吾之所以自治者，而復以治子，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，狂生聞之，不覺汗下。」

<sup>85</sup>由此可知王若虛在同李純甫的論爭中是佔據上風的。

李純甫早亡，王若虛十分懷念，賦詩高度讚揚李純甫的才華。〈憶之純〉三首展現了對友人的摯友情深、遙念長思之意。

其一：

幼歲求真契，中年得偉人。傾懷當一面，投分許終身。

燈火談玄夜，鶯花逐勝春。何時重一笑，胸次欲生塵。

其二：

面目三年隔，音書萬里遙。宦途俱蹭蹬，日事各蕭條。

志大謀常拙，身孤道易消。本無當世用，隱處全相招。

其三：

雋氣輕天下，高情到古人。銜杯曼卿放，下筆老坡神。

時論誰憂劣，人材自屈伸。窮愁須理遣，不必淚沾巾。<sup>86</sup>

屏山亦有〈送王從之南歸詩〉云：「今日始服君，似君良獨難，惜花不惜金，愛睡不愛官。」<sup>87</sup>雖爲一時戲作，其間風味不淺。

#### （四）雷淵

雷淵，字希顏，別字季默，應州渾源人，崇慶三年黃裳榜進士甲科（西元1214年），爲應奉翰就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，與王若虛同修宣宗實錄，生平見《中州集》及《歸潛志》，《金史》百十卷〈列傳〉四十八，生於西元1184年，卒於1231年，享年四十八。

王若虛與雷淵的分歧很大，二人關係似乎也不太友好。王若虛爲政尙寬鬆，雷淵尙苛酷，任御史時曾一次杖殺五百人，號爲「雷半千」<sup>88</sup>；王若虛詩學白居易

<sup>85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校注》卷四十五，〈復之純交說並序〉，頁542。

<sup>86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四十六，頁557。

<sup>87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九，頁7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易，特別反感黃庭堅詩，而雷淵恰好相反，「詩雜坡谷，喜新奇」。<sup>89</sup>因此二人時有爭執。根據劉祁記載，王若虛談話間曾譏評黃庭堅〈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〉「平生幾兩屐，身後一車書」兩句太穿鑿，說「此兩事如何合得？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？」雷淵聽後則反唇相譏：「不然，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？」<sup>90</sup>他們曾于翰林院、國史館共事多年，且同修《宣宗實錄》，二人曾為史書文體發生過激烈衝突。《歸潛志》中也有兩節記此一重公案：

若王（從之）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，不喜出奇，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，尤以助辭為首，與屏山、之純學大不同。嘗曰：「之純雖才高，好作險句怪語，無意味。」亦不喜司馬遷《史記》，云失支墮節多。…千古以來，惟推東坡為第一。……雷則論文尚簡古。全法退之，詩亦喜韓，兼好黃魯直新巧。每作詩文，好與朋友相商訂，有不安相告，立改之，此亦人所難也。<sup>91</sup>

正大中，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，雷翰林希顏為應奉兼編修官，同修《宣宗實錄》。二公由文體不同，多紛爭。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，雷尚奇峭造語也。王則云：「《實錄》止文其當時事，貴不失真，若是作史則又異也。」雷則云：「作文字無句法。委靡不振，不足觀。」故雷所作，王多改革。雷大憤不平。語人曰：「請將吾二人所作今天下文士定其是非。」王亦不屑。王嘗曰：「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，何以為奇。」雷亦曰：「從之持論甚高，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。」<sup>92</sup>

《歸潛志》中明言王氏推尊東坡，雷氏好黃魯直，那麼可知趙、李之爭猶是蘇、黃二派旁面的衝突，到王、雷之爭，那便成為蘇、黃正面的衝突了。此種各奉宗主以相詆諆，這固是無聊的舉動，不關緊要，不這我們知道有此一重公案，則對於之王若虛尊蘇抑黃，便知是有為而發，比較易於了解其意旨。<sup>93</sup>

<sup>88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七，頁 5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89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一，頁 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90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七，頁 74-7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91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7-6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92</sup> 《歸潛志》卷八，頁 6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 年。

<sup>93</sup> 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下卷，頁 85-86，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王、雷筆墨紛爭的焦點在於文體風格。王若虛對雷希顏崇尚的「奇峭造語」堅決反對。王若虛反對「尙奇」與其「求真」，他主張詩文要符合「形似」特徵，宣導詩文平實求真，反對尙奇，主張以生活真實爲尺度，只有這樣詩文才能「出於自得」、「辭達理順」。

### （五）元好問

元好問，字裕之，號遺山，太原秀容人，登興定五年進士第（西元 1221 年），不就選，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，金亡不仕，嘗與若虛共仕京師，崔立之變，共體國難。元好問爲金末文豪，生平見郝經元遺山先生墓銘，及堯山堂外記，《歸潛志·元遺山真贊》，及《元遺山年譜》（《元遺山文集·附錄》），生於西元 1190 年，卒於西元 1157 年，享年六十八歲。遺山有〈別王使君丈從之〉詩，詩云：「謝公每見皆名語，白傅相看只故情，尊酒風流有今夕，玉堂人物記升平，太山北斗千年在，和氣春風四坐傾，別後殷勤更誰接，只應偏憶老門生。」<sup>94</sup>另有〈內翰王公墓表〉及〈王內翰若虛〉小傳，記述若虛平生詳瞻，讓後人對王若虛有深一層的認識。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相當完整地評述了漢魏以來，下迄宋代，一千多年間的作家品、詩派詩風，儼然是一部簡明的詩論史，王若虛也有論蘇軾、黃庭堅、白居易的絕句八首。但這些論詩之作規模都比較小，其影響不能與元好問相比。

### （六）王鶚

王鶚，字百一，號伯翼，曹州東明人，正大元年（西元 1224 年）進士第一，正大間入翰林院爲應奉，嘗與若虛同居京師，壬寅之春（西元 1242 年），若虛

<sup>94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八，〈別王使君丈從之〉，頁 396~397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歸自范陽道順天，與王鶚作數日留，以手書四軼示之。後書成，鶚爲之作書，并述平生交分，王鶚生平見《歸潛志》卷十一，及《元史》百六十卷〈列傳〉四十七。王鶚在〈滹南遺老集引〉文中提到嘗與若虛同居京師，述及平生交分：「予以剽竊之學，由白衣入翰林，當代鉅公如趙閑閑、楊禮部、滹南先生，皆士林儀表，人莫得見之，而一旦得侍几硯，渾源雷希顏、良鄉王武叔、河中李欽淑，亦稱天下之選，而十年得與從游。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，未足為幸，而忝廁英遊之末，茲所以為幸也歟，玉堂東觀，側耳高論日夕，獲益實多，然愛予最深，誨予最切，愈久愈親者，滹南先生一人而已。」<sup>95</sup>王鶚認為當時士林之中愛護他、教誨他最多的是王若虛，而令他懷念不已的也是王若虛，可看出若虛愛才擢才之心。

## 二、林下四友

王若虛曾和彭悅、王權、周嗣明結為林下四友，在集中所作〈林下四友贊〉序云：「東垣彭子升悅、王士衡權、周晦之嗣明，皆予心契也。……吾四人者，臭味相似，而義氣相投也，故不結而合，既合而歡！…嘗約他年為林下之游，且各為別號以自寄焉。蓋予以慵夫，而子升以澹子，士衡為狂生，而晦之則放翁也。曰澹、曰慵、曰狂、曰放，世以為怪，而自謂其真，施於仕途，固非所宜，而在隱居則無害也。」<sup>96</sup>以慵夫自號的心態，可以看出王若虛本身似乎偏好疏放的心態。

### （一）彭悅

字子升，真定人（今河北正定縣），別號澹子。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，調冀州錄事判官，仁政愛民，所至有聲。子升言論慷慨，儀度不凡，見者無賢不肖，皆悅而親之。秩滿轉知鄧州穰縣事，修學講義，聳善抑惡，有古良吏風，其後忽得狂疾，心神恍惚，若有物附身，言動甚異，自謂冥司有所拘，竟赴井死，得年

<sup>95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，〈滹南遺老集引〉，頁3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<sup>96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45，頁544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三十四歲。子升調任冀州錄事判官，若虛有〈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〉，殷殷相勉之情，溢於言表，頗有兄長之風。

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，忌嫉之心勝，而推讓之道絕，自待者重，待人者輕，相誇以其所長，而相鄙以其所短，鯁鯁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。凡得一職，必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，聞其不能而不已若也，則幸而喜；如其能焉，往往不樂，曰：「是何以彰我？」故其至也，若不角其智力，而爭其權，至於不相容，以敗事，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和，罪孰大焉？吾子始踐仕途，而得李君者為長官，彼其才幹有餘，而能聲既著，蓋吾子之幸也，而吾子性明志強，臨事有決，亦自為過人者，誠能相與戮力，而與求勝之心，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？子行矣，幸不至如吾之所病，且併謝李君，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。<sup>97</sup>

子升竟英年早逝，若虛在悲痛之餘，親自撰寫〈進士彭子升墓誌〉，除了追憶兩人相處之情，並對生命無常發出慨嘆，讀之令人泫然欲淚：

子升之在穰也，予為鄭之管城，嘗以官事會汴梁，既畢且散，予歸意甚急。子升曰：「人生行止無常，而吾徒會合為尤難，顧不能更少從容乎？」予欣然為一日留，痛飲極歡，夜艾而罷。翌日相別於馬上，反顧戀戀，彼此有可憐色，初豈知其遂為永訣也。抑予心又有所感焉，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，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，涑水主簿周君晦之，忘形莫逆，為兄弟交，年壯氣銳，馳騁乎一時，雖方以功名相勉，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，仍見於文字，以傳諸好事者，夫豈徒戲語而已哉，且銘曰：既秀而枯，有銜不祛，命也奈何，已矣悲夫。<sup>98</sup>

## （二）王權

劉祁《歸潛志》中嘗記述王權生平：

<sup>97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4，〈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〉，頁 539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<sup>98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3，〈進士彭子升墓誌〉，頁 518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從屏山游，屏山稱之，為人跌宕不羈，喜功名，博學無所不覽，酣飲放歌，人以為狂，屏山為作狂真贊，與余先子（劉從益）同年進士（大安元年，即西元1209年），然仕宦連蹇，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，俄辭為縣令未赴，家魯山為縣史所辱，憤惋發疾死。<sup>99</sup>

王若虛與王士衡早年結為林下四友，不但臭味相似且義氣相投，行必偕，宴必共，故時而嘲戲贈答以相娛，曾作〈贈王士衡〉詩，譏諷士衡喜哭，詩曰：

王生非狂者，乃以善哭稱，每至欲悲時，不問醉與醒，音調初惻愴，涕泗隨縱橫，問之無所言，坐客笑且驚，王生不暇恤，若出諸其誠，嗟我與生友，此意猶未明，絲染動墨悲，麟亡傷孔情，韓哀峻領陟，阮感窮途行，涕流賈太傅，音抗唐衢生，古來哭者多，其哭非無名，生其偶然歟，何苦摧神形，如其果有為，為爾同發聲。<sup>100</sup>

其狀士衡哭相，如在目前，惜士衡哭出無名，故若虛曰：「如其果有為，為爾同發聲。」令人發噓。另有〈士衡真贊〉，可看出若虛對狂生老友真正的推崇與激賞。

身雖寒而道則富，貌若鄙而心甚妍，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，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，豈俯仰從容，滑稽玩世，而胸中自有卓然者也。<sup>101</sup>

士衡入京參加科舉考試，在兵既厲馬既秣之際，若虛一本朋友之道，贈之以言，親撰〈送王士衡赴舉序〉，以茲勉勵，並將試場喻為戰場，勸其力戒心高氣傲之病，臨試務求戒慎恐懼，期待捷音一報，凱歌以還，友儕亦與有榮焉，諄諄誨勉之中，隆誼自見，其文如下：

<sup>99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卷2，頁3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。

<sup>100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續集卷46，〈贈王士衡〉，頁554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<sup>101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續集卷45，〈士衡真贊〉，頁545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潦淨途平，風高氣清，馬駿車輕，送君此行，顧非掩泣於湓浦，悲歌於渭城者，何必愴快而含情，雖然，有以規子也。親老弟弱，室廬蕭然，燠寒華枯，將於子乎屬之，所責重矣，尚其勗哉。決科猶戰也，請以戰喻，肩摩踵曳，絳集毛萃，盱衡厲吻，扼腕揚袂，賈徐勇而嘗素技者，皆吾敵也。攘而卻之，吾子亦勞矣，寧執非敵，武王所以誓眾，臨事而懼，仲尼所以語門人，貴育之不戒，童子扼之。魯雞之不期，蜀雞踣之，勦敵在前；若之何勿畏。吾子講學甚力，涵養且久，則兵既厲而馬既秣矣，然而猶有病焉；氣揚而無降志，色驕而無俯容，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，懼猶不足，又振而矜之，恐來隙擣虛瑕者畢堅，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。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，齊師敗績，伐羅之舉，趾高而心不固，莫敖以亡，厥監不遠。吾子其圖之，吾子辱與不肖游，又辱賜之誠，是行也，竊將鼓躁以從其後，不幸而北，其曷忍諸，捷音一報，凱歌言還，茲豈惟君子之所獲，抑不肖實與光焉，敢不盡言，聞之曰：「仁者送人以言。」仁者之名，豈賤子所堪，抑朋友之道，將善是務責者也；故以告。<sup>102</sup>

### (三) 周嗣明

字晦之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縣）人，自號放翁，為周昂從子，與若虛有姻親關係。二人同居里中，故相識甚早，且結為林下四友。晦之短小精悍，為人行事有古俠士之風，年未三十，交游即半天下，識高而志大，善談論而往往中節，作詩喜簡澹，樂府尤其溫麗可誦。最長於義理之學，下筆往往數千言，試於府，於禮部俱第一，主涑水簿，從其叔（周昂）北征，得還而不忍去，後與其叔同死於難。元遺山嘗云：「使晦之不死，文字不及其叔，而理性當過之，嘗謂學不至邵康節程伊川，非儒者也。其說類此，而天不假年，悲夫！」<sup>103</sup>

<sup>102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續集卷 44，〈送王士衡赴舉序〉，頁 535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6。

<sup>103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四〈周昂小傳後附周嗣明小傳〉，頁 1310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 年。

若虛與晦之，最爲相契，交往亦密，曾有〈西城賞蓮呈晦之詩〉，二人情誼之深，於詩中可見。

舊賞回頭已隔年，高花又見出新妍，偶成濁酒狂歌會，恰及斜風細雨天。樂事適來偏有興，閑身常得分無緣，作詩莫怪多誇語，差比放翁先著鞭。（按晦之自號放翁）<sup>104</sup>

### 三、王若虛爲作墓誌銘之友人

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中所提及〈墓誌銘〉之友人，生平往往難於查考，今就所述略有眉目者，如下：

#### （一）趙彥

趙彥，真定藁城人，若虛爲趙氏孫婿，生平僅見若虛作保義副尉趙公墓志，生於西元 1101 年，卒於 1198 年，享年 88。王若虛（1174—1243），王若虛 25 歲時，趙彥已亡故。趙公墓志：「公少剛果敢爲，無畏憚，天資純質，治生尤勤儉，……故卒大其家，以名一邑，承安二年，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，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，享年 88，……其家歿後二十一日，葬諸先塋，祔以靳氏，而責銘於若虛，若虛於公爲舊親，既又爲孫婿，故辭而不得免。」<sup>105</sup>

#### （二）劉過

劉過，字鼎臣，真定人，興定五年詞賦第一，爲若虛摯友，有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，述其生平交份，生平尙見《歸潛志》中，約卒於西元 1222 年左右，若虛記其享年 47 則其生年或在 1156 年左右。《歸潛志》云：「少與王從之，周晦之游，兼經義學有譽，南渡爲國史院書寫，已而擢第應奉翰林，後出爲鄜州帥府經歷官，遇害。」<sup>106</sup>《滹南遺老集》卷四十一〈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〉：「東垣

<sup>104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續集卷 46，〈西城賞蓮呈晦之詩〉，頁 560。

<sup>105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3，〈保義副尉趙公墓志〉，頁 519。

<sup>106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五，頁 3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

劉君諱某，字鼎臣，予之執友也，高才博學，以詞賦為名進士，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，授應奉翰林文字，時關右擾攘，廊時被兵帥臣紇石烈，承詔往援，表君從事執政難之，不得以乃遣，至則城陷，遂不知所終，今二十年矣……繼遭喪亂，生理日艱，晚達汴梁，攬試充史院書寫，……咸謂無科第分一旦雄捷，喜出望外，方將馳騁，以償平生，而遽有是邁，所謂命者，果何如哉？」<sup>107</sup>

### (三) 蕭公弼

蕭公弼，字里不詳，為太一教四代師，曾求若虛作〈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〉云：「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，衛郡蕭真人，其始祖也，靈異之跡，上動至尊，敕賜觀名太一，……四代師字公弼，既返河朔，將復迎師骨，以祔於真人，而求所以表其墓者，俾予文之，公弼一世偉人，所交皆天下之士，而竊幸與之游，昔已嘗為作真人傳矣，而又有茲命，是不以燕陋見鄙也。」<sup>108</sup>

### (四) 李全

李全，字仲和，博州高唐人，若虛於明昌之際從師高唐，認識了李全，兩人結為忘形交，其生平僅見於若虛作〈李仲和墓碣銘〉云：「若虛有心契日李君諱全，字仲和，博州高唐人，孝於親，順於長，仁於僕妾，其待友朋，尤推誠尚氣節，確乎可託以死也；然性介少諧合，素為鄉曲所重，……明昌間，予以從師客縣中，……既得仲和，語合意，豁然大適，為忘形交，久之益親，一日不見，相覓如求亡……予與仲和別十年，閱人益多，觀交益熟，而思仲和益深，日在雕陰，嘗得其手書，并雜著盈卷，覽之太息，……東垣去秦而非甚遠，平居多暇，獨不能一經往握臂道胸臆，何耶，秩滿東還，當必遂此心，若復不獲茲則有數，歸及相臺，或告仲和卒矣，……予愧仲和見遇之厚，而無以報，……乃書其行之概，而為之銘。」<sup>109</sup>可見兩人情誼深厚。

### (五) 賈輔

<sup>107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1，〈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〉，頁 505。

<sup>108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2，〈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〉，頁 509。

<sup>109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1，〈李仲和墓碣銘〉，頁 503。

賈輔，字元德，蒲陰人，若虛識之於東垣。其生平見於若虛〈千戶賈侯父墓碑〉，及郝經〈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〉<sup>110</sup>：

〈千戶賈侯父墓碑〉云：「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，丁酉夏六月（西元 1237 年）不遠八舍致書見招，至則館其家，禮意甚厚，已而言曰：『某也不夭，生六歲而失怙恃，今四十年矣，而未有記述不朽之託，負愧良深，敢丐一言以傳信。』，……貞祐兵火之餘，城邑幾廢，遺黎無依，侯以完復安輯之功，為眾所推，……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，選充行軍千戶云，侯儀度魁傑，胸次灑落，其才術器識類管不及，而愛民喜士，為河朔稱首，蓋一代之偉人也。」<sup>111</sup>

## （六）王悟詮

王悟詮，生平不詳，若虛與之遊，見〈清虛大師侯公墓碣〉云：

「師諱元仙，字子真，……予素知師名，而不及識，每以為恨，然嘗與其門人王悟詮游，悟詮業履清修，而讀書好事，亦落落不凡者，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（西元一二四一年）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一，屬予銘其墓，渠意既堅，而予竊亦樂為之道也。」<sup>112</sup>

## 四、文章中所提及之友人

### （一）茆守明

茆守明，開封人，為若虛執友，生平可得者，僅見於王若虛作〈茆先生道院記〉云：「嵩山之陽有承天谷，谷有道院焉，隱君子茆公之所建也，公開封人，名從易，字縉甫，……嗚呼公則已矣，而其姪守明與予為忘形交，……守明亦自可人，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，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卻聲色，日與名流達士游，學貫三家，略窺其妙，其剛果超詣，庶幾能嗣公者，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，當同往杖履，相從訪公之故居，而躡其遺蹤，臥公白雲，蔭公青松，逍遙稱佯以卒

<sup>110</sup> 元·郝經《陵川集》卷 35〈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〉，頁 19-27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。

<sup>111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2，〈千戶賈侯父墓碑〉，頁 507。

<sup>112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2，〈清虛大師侯公墓碣〉，頁 514。

歲乎其中，公之精爽故應不昧，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，乃為書之，既已發茅公之光，且為吾他日踐言之盟云。」<sup>113</sup>按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〈茆先生道院記〉一文，胡傳志，李定乾《滹南遺老集校注》卷44作〈茅先生道院記〉。

## （二）國公

國公，僅得其姓，名里不詳，嘗為真定縣令，有德政，若虛為之作〈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〉云：「為治莫如重守令，……雲中國公明敏人也，既下車譁者以靜，悍者以柔，冤者有以告，聽斷如神，官無留事，稱異政焉。其去也，其民舍而不忍，有倡之而請言於予者，……予近始識公，而聞其名者舊矣。……至於去而之他，復來而治此，莫不皆然，……合一邑之情易也，至於所至而皆然，茲不難哉，是必有大過人者，而非可苟也。……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為榮，無實而譽人，君子謂之愧辭，若公者，殆可以為榮，而予而庶乎其無愧也哉。」<sup>114</sup>

## （三）劉景元

劉景元<sup>115</sup>，生平不詳，若虛於泰和辛酉冬（西元1201年），赴調京師曾與之友，為之作〈四醉圖贊〉云：「泰和辛酉冬，予赴調京師，清河垣之，振之，劉君景元，俱以待舉客太學，一日同飲市中，既暮皆醉，三子者就宿予邸，枕籍而臥，初不記也，未旦而覺，呼童張燈，則餘樽在焉，即命重酌，復成小醉，擁衾散髮，相對怡然，顧而樂之，他日或不得矣。振之圖其形，而名以四醉，因命序而贊之，以記一時美事云。」<sup>116</sup>按：振之，垣之不知其姓氏，故略而不談。

## （四）張仲傑

張穀英，字仲傑，號無著道人，趙州人，若虛有〈答張仲傑書〉，與之論道學及政事，生平見《歸潛志》：「張司直穀英，擢經義高第，從屏山諸公遊，為文

<sup>113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44，〈茅先生道院記〉，頁529。

<sup>114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41，〈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〉，頁500，瀋陽：遼海出版社，200年。

<sup>115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三，劉昂霄景賢（按中州集字景元），陵川人。博學能文，從屏山遊，又與雷希顏、辛敬之、元裕之善。嘗由任子入官，已而隱居洛西山水間。逾四十，病卒。其詩有云：「歲月銷磨詩硯裏，河山浮動酒杯中。迢迢萬里乾坤眼，凜凜千年草木風。」元裕之嘗稱之，余恨未之識也。（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三，頁20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）

<sup>116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45，〈四醉圖贊〉，頁544。

以多為勝，嘗為南頓令，從軍數年，入為省椽大理司直卒，自號無著道人，屏山為作夢記，余先子同年進士也。」<sup>117</sup>

王若虛〈答張仲傑書〉云：「某啟仲傑縣令，方深渴想，辱惠好音，曷勝慰喜，羶根之賜甚愜，老饕正恐踏破菜園，為藏神所怪耳。所論道學，自是儒者本分事，抑老夫衰謬，日負初心，不足進也，吾子年壯氣銳，乃能屏去豪華之習，而專力於此，好之樂之，自謂有得，他時所至，殆未可量，老夫將受教之不暇，而反能為之發藥哉，……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，鮎魚上竿，可笑可憫，雖然遠依餘庇，大小幸安，不必過煩念慮也，遽中奉報，草草不宣。」<sup>118</sup>

### （五）呂大鵬

呂大鵬，字鵬舉，為密縣人，若虛仕管城令時相識，曾指導其科舉應制之文，作送呂鵬舉赴試序贈之，生平僅見於《中州集》云：「大鵬字鵬舉，密縣人，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，宣宗頻歲南伐，鵬舉作詩欲以撼王兵者，……其以氣岸自許，皆此類也。」<sup>119</sup>王若虛〈送呂鵬舉赴試序〉云：「予始得管城而將行也，故人王士衡實送之，且見囑曰：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，而不解其姓名，……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，而為後生之倡者有年矣，則誘翼成就；豈得辭其責乎，予謝而識之。既至而求之，得吾鵬舉焉，聽其議論，窺其文辭，知其必士衡所謂也。輒不自量，欲遂薄有所云，以補萬一，而官事如毛，無頃刻暇，……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，余復默默，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」<sup>120</sup>

### （六）嚴榮

嚴榮，東平人，生平不詳，若虛晚年東游泰山時，曾會彼於席間，內翰王公墓表云：「東平嚴侯榮公之來，率賓客參佐，置酒高會，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，有齊魯之舊，……劉翊子忠，以嚴侯命從公游。」<sup>121</sup>按：劉翊生平字里俱闕，故

<sup>117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四，頁3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<sup>118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44，〈答張仲傑書〉，頁531。

<sup>119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中州集》卷九〈呂大鵬小傳〉，頁1393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<sup>120</sup> 《滄南遺老集》卷44，〈送呂鵬舉赴試序〉，頁537。

<sup>121</sup> 葉慶炳等人《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》，《遺山集》卷十九，〈內翰王公墓表〉，頁725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。

略之。

### (七) 祖唐臣

祖唐臣，平生不詳，若虛於丙申（西元 1236）年，作〈祖唐臣愚庵序〉見贈云：「鶴臺祖君唐臣，命其居室曰愚庵，因以自號，……今先生才敏而識明，行高而業精，蓋世所謂賢且智者，而顧加此稱，……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歟，古之君子其德甚盛，則其心愈謙，其責己也重，其取名也廉，……先生是乎過人遠矣，丙申春二月滹南遺老王某序」<sup>122</sup>

### (八) 高思誠

高思誠，字法颺，自號唯庵，大興人，與王若虛同師劉中門下，作高思誠詠白堂記贈之，生平見《歸潛志》：「高斯誠法颺，大興人，至寧元年經義魁也，讚書有學問，與王從之，李之純游，為詩文恬淡自得，初調鳳翔府錄事，為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，因忤郡魁吏構之下獄，幾死，已而赦免，病終，頗喜浮居，自號唯庵。」<sup>123</sup>

若虛有作〈高思誠詠白堂記〉云：「吾友高思誠，葺其所居之堂，以為讀書之所，擇樂天絕句之詩，列之壁間，而榜以詠白，……予曰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，求進甚急，而得喪之念，交戰於胸，是未可以論樂天也。」<sup>124</sup>

### (九) 齊大年

齊大年，為鄜州人，生平不詳，與若虛交結三十年，晚年作〈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記〉云：「趙州道院曰：悟真庵者，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，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，有命自不當辭，……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（西元 1235 年），滹南遺老記。」<sup>125</sup>由此推知若虛與齊大年相識，當在鄜州為錄事時。

### (十) 安仲和

<sup>122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5，〈祖唐臣愚庵序〉，頁 541。

<sup>123</sup> 金·劉祁《歸潛志》，卷五，頁 3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
<sup>124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3，〈高思誠詠白堂記〉，頁 523~524。

<sup>125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4，〈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記〉，頁 530~531。

安仲和，生年字里不詳，若虛有〈哀雁詞并序〉，記其交往，其詞云：「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，將殺雁食客，見而不忍，為作哀之詞，今三十餘年矣，近讀趙公誠殺生文，有動於心因追錄之，以附其後。」<sup>126</sup>

透過林下四友的詩文相贈答，我們約略可瞭解王若虛的個性及行事風格，至於其為作墓誌銘之友人、文章中所提及之友人、這些人雖與王若虛都有交游，但其事蹟大多不可考，或只有片斷的事蹟，因此對王若虛的生涯了解幫助不大。王若虛所交往的文士對其影響較深，如趙秉文主張「文以意為主，辭以達意」，反對尖新、宗蘇，理念與若虛相同。李純甫宗黃，詩風「奇險」，深受王若虛的批評，兩人經常爭論不休，增強了其論辯功力。王若虛推尊蘇東坡，對雷淵尊崇黃庭堅、崇尚「奇峭造語」堅決反對，王、雷之爭無異是宗蘇、宗黃之爭了。瞭解其交友，有助於更進一步了解其文學思想及主張。

---

<sup>126</sup> 《滹南遺老集》卷 43，〈哀雁詞并序〉，頁 522~523。

## 第四節 著作

王若虛辭世六年後（1249年），在藁城縣令董彥明主持下，收集其遺作，由王鶚作序，第一次刻版印行。以後，他的作品傳至江左——長江中下游一帶，1284年，由興賢書院刻版，荊台（今湖北監利縣以北）教官彭應龍作序，第二次印行。元成宗大德三年（1299年）雙桂書院王復翁根據興賢原版，又加入了元好問《中州集》中所保存的王若虛古詩、律詩二十首第三次付諸印行。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編輯完成的《四庫全書》中，《滹南遺老集》被編入別集類。1936年張元濟編《四部叢刊》時，也影印了《滹南遺老集》。2000年商務印書館以袖珍線裝印行千冊。

王若虛的著作涉及面十分廣泛：經學、史學、文學、應用文、詩賦等，無所不及，「猶善持論」，對前代文論和傳統文化中的偏見，對漢宋儒者解經之迂謬，及史書、古文字句疵漏多有批評和指正。最有理論價值，也最受文學史研究家注意的是《滹南遺老集》中表達他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思想的〈詩話〉和〈文辨〉部分。

根據楊家駱先生新補的《金史·藝文志》<sup>127</sup>中所錄王若虛的著作達二十種之多，但其中有十二種，是從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中抽出而別立單行本的，故實際的著作共有八種，簡述如下：

- 一、《滹南遺老集》四十五卷，現存。今本曾於元成宗大德三年（一二九九），從元遺山《中州集》所錄若虛古律二十篇，補增為《續集》一卷。此書為若虛僅存的偉著，內容有經、史、詩、文四類，其中詩文創作僅占五卷，餘皆以文學理論及義理批評為主，詳目如下：（1）〈五經辨惑〉二卷（2）〈論語辨惑〉五卷（3）〈孟子辨惑〉一卷（4）〈史記辨惑〉十一卷（5）〈諸史

<sup>127</sup> 楊家駱主編，元·脫脫《新補金史藝文志》：（金源著述及史料彙考），頁270，鼎文書局，1985。

辨惑》二卷（6）〈新唐書辨惑〉三卷（7）〈君事實辨〉二卷（8）〈臣事實辨〉三卷（9）〈議論辨惑〉一卷（10）〈著述辨惑〉一卷（11）〈雜辨〉一卷（12）〈謬誤雜辨〉一卷（13）〈文辨〉四卷（14）〈詩話〉三卷（15）〈雜文〉四卷（16）〈詩〉一卷。現存若虛詩凡四十一首，在《滄南遺老集》第四十五卷中，收錄了二十四首，《續集》一卷中，又補入《中州集》錄的十七首（據王復翁序云，由《中州集》補錄二十首，今止得十七首）因此總數應為四十一首。

二、《尚書義粹》三卷，今佚。

三、《四書集註說》，今佚。

四、《章宗實錄》，今佚。據元好問撰〈王公墓表〉云：書成於哀宗正大初年（1224）。

五、《宣宗實錄》，今佚。據《金史·哀宗本紀》，書成於哀宗正大五年（1228）。

六、《經史辨惑》四十卷，今佚。

七、《諸書辨惑》二卷，今佚。

八、《慵夫集》，今佚。

由以上目錄可知，若虛治學範疇甚廣，舉凡經、史、詩、文皆在其中。